

体验西藏

体验西藏

赵胜启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

灵界的墨脱

ཐུག་པའི་ལྷ་ཁྱེད་ཀྱི་ལྷ་ཁྱེད་



7
07

体验西藏

灵界的墨脱

赵胜启 著

云南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灵异的墨脱 / 赵胜启著

昆明: 云南大学出版社, 2004

(体验西藏)

ISBN 7-81068-811-1

I. 灵... II. 赵... III. ①门巴族 - 民族历史 - 研究 -

墨脱县②珞巴族 - 民族历史 - 研究 - 墨脱县

IV. K280.7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58972 号

灵 异 的 墨 脱

赵胜启 著

责任编辑 柴 伟

责任校对 何传玉

装帧设计 何 璞

图文制作 刘 雨

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一二一大街

(云南大学英华园内)

邮 编 650091

网 址 www.ynup.com

E-mail market@ynup.com

发行电话 0871-5033244 5031071

印 装 昆明理工大学印务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14.875

字 数 188 千字

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01-3000

ISBN 7-81068-811-1/K · 189

定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关于本书

一个齐鲁文化熏陶出来的山东汉子，在西藏的雪域高原流连忘返，为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奉献了30年的生命年华。此书记录了作者九死一生、考察墨脱的见闻，积累了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，叙写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感悟。



编者的话

这本书终于编完了，可我却患上了“墨脱综合征”。白天在书稿的墨脱里沉迷，乐不思蜀；夜晚于梦境的墨脱里飘游，沉醉难醒。

墨脱像一方进去就出不来的**太虚幻境**；

墨脱像一滩沾上就甩不掉的**稠浓的梦**；

墨脱像一束能够洞穿心扉的**灵异的光**；

.....



我和西藏有缘。

不知怎么的，总感觉我和西藏有缘。

说来如梦……

1972年10月，我正在山东老家读高中。其时的祖国还处在一个火红的年代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火焰依然在中国大地上燃烧着，但似乎快烧到了尽头。我们那里的中小学已经复课，虽然并不那么十分正规。忽然有一天，家中收到了让我进京报考中央民族学院的通知书（后来才知道，是我在西藏工作的叔叔给报了名）。通知书上盖着深红色的印章，印章上除了汉文还有其他不认识的文字。事情真是太突然了，我那个普通的农家院落，如开锅般地沸腾了。祖祖辈辈和土坷垃打交道的赵家十几位老人，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作出了一个完全一致的历史性的重要决定——让孩子进京。我和堂弟背起简单的行装，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，匆匆辞别了生我养我的那个普通农村，拖拉机——汽车——火车，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前，来到了祖国首都北京。

入学考试并不像现在这么正规，只写一篇有关歌颂祖国的作文。据说我的作文写得不错，算是录取了。可天有不测风云。被录取的人太多，中央民族学院一下接收不了那么多，因此有一部分同学要到西藏民族学院去。经研究，凡是有亲戚关系的同学，一律要分两地。由此，弟弟留在了北京，我被分到了陕西省的咸阳。

咸阳在何处？没有印象。一群人立马去翻地图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被称为咸阳的那个城市的确切位置。虽曾学过一点中国历史，皮毛而已，早已忘却“秦王扫六合，虎视何雄哉！”中国历史上曾赫赫一时的秦朝的都城不就是咸阳吗？哪个晓得！

就这样，一个多月后，又像做梦一样，我被西去的列车懵懵懂懂地带到了秦朝都城——咸阳。在锣鼓声中，我们被一辆大卡车拉进了由军人站岗的西藏民族学院。

谁能料到，自从我进了那个镶嵌有红色大五角星的铁皮大门，就再也

不曾离开过，转眼间已是三十二年。正所谓，三十二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儿时的梦想，逐步演化成了这样一个长长的历史过程，一生的追求和奋斗，都和这所高等学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。命运乎？缘分乎？谁能说得清楚。
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西藏民族学院从筹建到现在一直坐落在古城咸阳。她是属于西藏的，是的，她一直属于西藏；她为西藏培养了大量的革命和建设人才，被西藏人民称之为“干部的摇篮”；她和西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就是这种联系，使我多次走进西藏，走进那片令人神往的雪域高原。

1974年7月，年少的我，就曾沿着川藏公路，到过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招生。沿途有数不尽的山弯险路，看不完的绿水青山，听不够的水歌鸟鸣。那是我第一次进藏，第一次看到西藏绝美的山川和蓝得神奇的天空，第一次结识勤劳善良质朴的藏族群众，第一次见到有着高原之舟美誉的乌黑发亮的牦牛，第一次喝酥油茶、吃糌粑……总之，有数不清的第一次。

就是这第一次进藏，当我带着三十几个藏族学生返校的途中，发生了两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。第一件发生在中途小站的一个饭馆里。当时我们要了七八桌菜，每桌都要了一条大鲤鱼。同学们兴致勃勃地进入小餐厅，可接着又纷纷退了出去，个个紧锁着双眉。我一问才知道，他们不吃鱼，藏民族没有吃鱼的习惯！“师傅：真是……真是对不起，藏族同学他们不吃鱼，我，我原来不知道。您看……”当七八条散发着香味的鱼，又被端了回去的时候，一颗试图探索西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种子，却悄悄地埋进了我的心底。第二件是在西藏驻成都办事处第二招待所。已经是下半夜了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七八个同学语无伦次地叫喊着：“老师……我们人一个死了！”“老师，人死了！”

我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来不及穿好衣服，惊慌失措地跑下楼去。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学生躺在地上，嘴里吐着白沫，痛苦地蠕动着。我飞快地



跑到招待所值班室，要了辆汽车，迅速抱起比我小不了几岁的那个女孩子，坐到了驾驶室里。车飞一般地向医院开去。望着她痛苦扭曲的面孔，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。说实话，我那时还是个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大孩子，我对自己的亲妹妹都没有这样过。

后来才知道，这个学生得的是臆病，打一针休息一会儿就慢慢恢复了。可就是那次，我分明感到，我的心已经和这个女孩子，和她的父母亲人，和她所属的民族，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多少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那个女孩子而今人在何处，家在何方。每当想起那个非同寻常的夜晚，就会有一股无法扼制的暖流在心中涌动……你在西藏还好吗？

又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旅行。1986年7月至12月，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门巴族和珞巴族文学史的编写任务，我作为西藏民族学院门珞文学考察组的影视资料搜集人员，爬上了令人神往的世界屋脊，遍历了拉萨、林芝、山南、日喀则四个地区所在地，及门巴族和珞巴族聚居的墨脱、米林、隆子、错那在内的许多县域，走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，目睹了雅鲁藏布江流域独特的门珞民俗风情、宗教信仰、文学艺术、人文景观和星罗棋布的名胜古迹，感悟了独特的门珞文化韵味。

巧得很。1992年6月至8月，为了完成《中国民族文化大观》门巴族卷和珞巴族卷的编写任务，我又随西藏民族学院文化考察组，考察了东起察隅西至日喀则的广大区域，首次目睹了僜人家园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。

两次门珞文化考察，我和藏族、门巴族、珞巴族及僜人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和西藏的少数民族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怎么会有两次呢？缘分。不是缘分，又能是什么？

外国和内地到过西藏的游客，大都亲眼目睹过古城拉萨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和三大寺，体验过山南雅砻河谷的文化氛围，但较少有人去过阿里，因为通往那里的路遥远而艰险。而生活在西藏的当地人，可能有不少人去过阿里，目睹过古格王宫的雄姿和遗韵，但较少有人到过林芝地区的墨脱、察隅，尤其是墨脱，因为那儿如同绝境，随时随地都伴随着死

亡。可我去了！无论是拉萨、山南、林芝，还是昌都、那曲，都留下过我的足迹。我走惯了西藏的路，见惯了西藏的人，喝惯了西藏的酒，听惯了西藏的歌……

多年了，当我在内地出差甚或旅游，每每谈及西藏，总习惯地在前边加上定语“我们”两个字，即“我们西藏”，心的深处就流泻出莫大的自豪感，使命感；每当从媒体上看到有关西藏的信息，即喷发出一种冲动感，亲切感，愉悦感。好像这是有关我家的事情，我个人的事情。多少次，当那过于纯朴的心灵承受不住风刀雨箭的时候，我也曾动摇过，试图离开民院，离开西藏，到内地去寻找心目中的仙山琼阁，安慰自己受伤的灵魂。然而，我那冰冷的心又一次次被地球第三极——青藏高原那巨大的磁力和热力所吸引，所包容，所融化。我终于没能走出上帝划定的缘圈，与那缘圈中的蓝天白雪、珠穆朗玛同在。

三十二年的风风雨雨，三十二年的人生历程，不断地坚定着我的脚步，锤炼着我的意志，净化着我的心灵，充实着我的人生。我整个的人，从肉体到思想到灵魂，已经完完全全地属于西藏，属于雪域高原那片充满着神奇和梦幻的丰美的土地。

我是西藏人，实实在在，我是西藏人。不然，援藏的汉族大军里，为什么没有我们？

很久了，我就有一个愿望：把我多年来在西藏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出来，献给参加和关心西藏建设的人们。为此，每次去西藏考察或短时间工作，我都记了详细的日记。可当我几次真的来谋划这件事情的时候，的确感到知识贫乏，力不从心。潮水一次次涨起来，又一次次退下去。转眼十多年过去了，而那种出书的欲念不仅没有消退，反而更旺盛，更狂躁，仿佛有一种无法抵挡的力量推着我，总是情不自禁地向着那块伊甸园张望。

多年来，我翻阅了很多文字资料，拜读了一本本描写西藏门、珞民族及僜人生活的大作，而后给自己请了一位名家作导师，她就是马丽华先生。其实，也许这位大师并不甚明了我是何许人也，可我说选择她作为我的导师



并非空穴来风。那是1987年的下半年,《西藏文学》总编辑李佳俊到我家来,我送了他一篇叙事散文的稿子,是描写墨脱考察的,题目就叫《晶莹的绿宝石——墨脱县考察散记》,后来在《西藏文学》1988年第二期上发表了,审稿署名:马丽华。在我的心目中,她那时就已屈为敝人之师了。

1992年那次在西藏考察期间,我有幸跟随于乃昌教授到过马丽华先生的家。马先生看上去并无特别的地方,不过一位普通的中年女子,可谈吐间,她渊博的知识和诙谐的言语令人折服。她是山东济南人,毕业于我们省临沂师专中文系,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那年进藏,长期负责《西藏文学》编辑工作。后来从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毕业,成了西藏的名副其实的专职作家。她未必清楚我是谁,也用不着清楚,过去也就忘了。可我却知道,她只身一人在拉萨,惟一的女儿由母亲照看,而她自己把美好的青春年华,把自己的情和爱,把痴迷的追求都抛撒在了西藏——那片令她如痴如醉的土地上。

就是这位大作家,几乎走遍了西藏120万平方公里的热土,却还不曾到过墨脱、错那、察隅。她热衷于国际上称道的“喜马拉雅文化”,却无缘实地考察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藏少数民族,说起来她也一定会遗憾的。

在门巴族、珞巴族、藏族和僜人杂居的广大区域里,在那片山水奇绝、传说连绵、故事遍地、习俗灵异的大千世界里,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超自然的关系,相互交错、渗透、融合,构成了多层面、多样式、多重性的文化结构,可谓千变万化、万千变化、变化万千。本人仅就两次门珞文化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,进行梳理、构思、编辑,俱是按迹循踪,稍加穿凿,拼成系列书稿,作为西藏文化考察漫记,大约分为墨脱县、米林县、错那县、隆子县、察隅县等几部分。现遵编辑所嘱,美其名曰:《体验西藏》。

是为序。

灵界 曼陀



LINGYIDEMOTUO

在文郎村考察时，我莫名地

发起了高烧。躺在地板上，冷一

阵热一阵，40度的高烧怎么也不

退，同伴们都吓坏了。没有任何

针药，只有死神在向我招手……

那是一块神秘的土地；那是一片绿色的海；那是一首悠远的诗；那是一幅多彩的画。

然而，要想探寻它的神秘，要想认识那浩瀚的绿海，要想品味那旷古的诗韵，要想欣赏那画的意境，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和力量。因为，通往墨脱的路是一条险象丛生、令人望而生畏的路。

我们走进去了。走进了那片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中，走进了那种扑朔迷离的人文景观中。

青藏高原，无人不晓，那是平均海拔在4 000米以上、被称为“世界屋脊”的高原。距今4 000万年以前，这里却是一片汪洋大海。不知经历了几世几劫，由于地壳的剧烈运动，在波涛翻滚的海面上，喜马拉雅山脉的身影神话般地逐渐显露出来，各类海底动物被迫尾随着海水由北至南逐步退却，晚新生代又受到印度大陆板块向北漂移的挤压而逐渐升高隆起，最终成为地球上最高的陆地——“地球第三极”。

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，在海水退却陆地升高的过程中，青藏高原地区曾经有过相当一段气候湿润炎热、雨量充沛、植物茂盛、动物繁多的漫长时期，是古人类繁衍生息的良好场所。经过数百万年的历史变迁，这块从海水中浮现起来的低海拔、气候温暖的大陆，最终变成了高海拔、气候寒冷的高原。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，这样一段充满着异彩奇光的历史画卷，是否已经完全消失了呢？不！除了不计其数的三趾马、大唇犀、小谷颈鹿、低冠竹鼠、古猫、沙漠兽和羚羊等早新生世的动物群化石，和桉树、桃金娘、水杉等热带型植被与雪松、棕榈、栎、藜科，以及亚热带山地森林草原植被型化石可以作证之外，今天，在这块大陆的边缘，在西藏自治区的东南部，在毗邻“麦克马洪线”的边陲之地，就保留着这么一块洪荒时代遗留下来的活化石，那就是绿色明珠墨脱县，以及那里的门巴族、珞巴族村寨。

要想在中国地图上寻找墨脱的位置并不困难。雅鲁藏布江自西而东顺流而下，到了米林县派区，似乎遇到了巨大的阻力，江水扭头向北向东而后向南，围绕南迦巴瓦峰摇摇晃晃绕了一个马蹄型的大拐弯之后，猛然往西南方

的崇山峻岭、莽莽林海飞流而去，直至进入印度境内。那片崇山峻岭、莽莽林海，便是墨脱县的行政区域。

墨脱地处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，雅鲁藏布江下游，东连察隅，北靠波密，西接米林，面积一万多平方公里（印占区未计算在内）。墨脱属于亚热带气候，一年四季如春，各种绿色植物常绿，森林覆盖面极广。由于青藏高原的增热作用和北部高山对冷气流的阻拦，致使整个墨脱夏无酷暑，冬无霜冻。年平均气温达摄氏二十度左右，最冷月的气温不低于十三度。因此，这里几乎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，只有干湿之别。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中，生长着热带、亚热带、温带和寒带的山地植被，堪称“天然的自然博物馆”。

墨脱北部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，矗立着海拔7756米的南迦巴瓦峰和7151米的加拉白垒峰，雄踞大拐弯峡谷的南北两侧，恰似守卫墨脱后门的两位勇士，虎视眈眈，威风凛凛。由于地壳持续的大幅度升降，在此形成了世界罕见的地貌反差。在水平距离不到40公里的范围内，高低悬殊竟达七千米。海拔2800米的雅鲁藏布江河床，一下降到了几百米，平缓的江水在南迦巴瓦峰和加拉白垒峰之间急转向南，陡然间奔腾咆哮，一泻千里，蔚为壮观。沿江顺流而下，几乎可以发现北半球湿润地区各种主要植被类型的顺序更替，成为从北极到我国海南岛植被类型的缩影。峡谷两侧的山巅，水平距离近在咫尺，但若要抵达却要用很长的时间。

墨脱茂密的原始森林，多样的林木结构层，也是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极好场所。这里生活着种类繁多的珍禽异兽，仅珍稀动物就达四十余种。因而被誉为“天然动物园”。

墨脱古称白玛岗，亦属于上珞瑜范围。藏文“白玛”意思是莲花，“岗”是“刻画”之意。由于该地被群山环抱，从高空俯视，一座座环绕的高山恰似莲花的花瓣，中心地带，宛若花蕊，如同“刻画的莲花”，故此得名。

然而，由于险峻的地理环境，时至今日，墨脱依然是全国惟一不通

通往墨脱的路

公路的县。自古进入墨脱只有两条路：一条是西线，从米林县派区翻过多雄拉山，经汗密、背崩；另一条是东线，从波密县的扎木出发，翻越多热拉雅山，途经荣登、马迪。1993年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过扎——墨公路试通车。当时分段试通车的那条路全长一百四十多公里，1974年批准立项。由于沿途山高谷深，地质极为复杂，暴雪、大塌方、泥石流极为严重，历经1975年、1978年、1988年、1990年等四次开工，又被迫三次停工，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总算修通了。然而，试通车欢笑的场面没有持续多久，巨大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，就无情地吞噬了千辛万苦才建造起来的一段又一段波密——墨脱简易公路。墨脱依然不通公路，依然没有带轮子的交通工具，依然几乎与世隔绝。

墨脱恶劣的交通环境并没能阻止住人们对“佛之净土”的神往；巨大的诱惑力，迫使人们去冒险，去闯荡，去挑战生命的极限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不知何年何月，忽然一伙开天辟地的英雄首先闯入了这片“佛之净土”。他们赤脚裸背，披荆斩棘，手持弓箭，威风凛凛。这就是从北方波密过来的珞巴人，他们用勤劳的双手与智慧，书写了人类生存的壮丽篇章。

大约在17世纪以后，又有一群风云人物，离乡背井，历尽千辛万苦，闯了进去。他们就是分别从主隅和门隅东迁墨脱的门巴人。门巴人的迁入，打破了珞巴人一统天下的平静生活，同时，门巴人和珞巴人的共同劳动，创造了这块土地上神奇别样的历史文化。
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一千多名信佛的巴塘藏民，携儿带女，欲往墨脱探寻传说中的莲花圣地。途中，清政府得知此事，曾令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派兵阻拦。

1911年，赵尔丰部和驻藏大臣联豫派出的罗长琦部，打败了波密土王之后，赵尔丰部从波密进入白玛岗，罗长琦部翻越多雄拉山进入白玛岗，追击败逃的波密土王白玛策旺。在刀光剑影中，白玛策旺被杀于白玛岗的西姆河，波密土王政权土崩瓦解。

通往墨脱的路

又是几十年过去了，这块世外桃源般的人间胜境，依然未能向外界露出她诱人的芳容。极为困难的交通条件，严重制约了墨脱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以至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尽管有着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，却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，长期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而不能大步前进。

西藏和平解放后的1952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小分队曾进驻墨脱宗。他们一方面做上层的统战工作，一方面深入门、珞村寨，发放救济，扶助生产，防御外来侵略，维护边境安宁。

1959年，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叛乱失败后，流窜到墨脱，勾结宗本等反动上层，裹胁、煽动、威胁不明真相的群众外逃。同时，印度扩张主义者又不断地在中印实际控制线挑起武装冲突。内忧外患并起，墨脱一片乌云。

1962年6月份一个晴朗的早晨，一群荷枪实弹的戍边队伍，越过“黄鹤之飞尚不得过、猿猱欲度愁攀缘”的多雄拉山，走进了墨脱，他们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一五八团的官兵。他们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，为当地群众修通了直通山外的骡马道，建起了民族商店，巡回乡间，救死扶伤……

门巴人笑了，珞巴人笑了。他们笑得是那样的甜蜜，那样的舒心，那样的欢畅！

二十多年后，我跟随门、珞文学考察组就是寻着那笑声，历尽艰辛，走进了墨脱，走进了门、珞村寨，切身抚摸了那片神奇的疆域，全心感受了那里灵异的风情。

通往墨脱的路

林芝墨脱



LINGYIDEMOTUO

生活在西藏的当地人，可能
有不少人去过阿里，目睹过古格
王宫的雄姿和遗韵，但较少有人
到过林芝地区的墨脱、察隅，尤其
是墨脱，因为那儿如同绝境，随时
随地都伴随着死亡。可我去过！

自序

引子

第一章 通往墨脱的路 / 1

1 拉萨河谷的旅行 / 2

2 翻越多雄拉山 / 7

3 穿越原始森林 / 14

4 过老虎口 / 18

5 走进墨脱 / 20

第二章 县城见闻 / 27

1 袖珍县城 / 28

2 非法的“麦克马洪线” / 30

3 1950年的特大地震 / 33

4 副县长西绕措姆和赵潜德 / 35

第三章 东布村的风土与文学 / 37

1 门巴族的东迁与东布村的由来 / 38

2 修建仁青崩寺的传说 / 40

3 墨脱门巴族的宗教信仰 / 43

4 男性生殖器崇拜 / 45

5 听翻译讲故事 / 48

目 录

第四章 墨脱村、亚东村的风情 / 51

- 1 酒里有毒吗? / 52
- 2 益西平措和他情人 / 54
- 3 门巴族木楼 / 57
- 4 人类诞生神话 / 59
- 5 听不完的故事喝不尽的酒 / 62
- 6 这里盛行土葬 / 65

第五章 藤网桥那边 / 67

- 1 过藤网桥 / 68
- 2 门珞械斗与和解 / 71
- 3 彩蝶飞舞的庭院 / 74
- 4 毛主席的光辉 / 76
- 5 夜半闹“鬼” / 78

第六章 德兴村的故事 / 83

- 1 “康日”制度与鬼人的命运 / 84
- 2 门巴女人·门巴服饰 / 87
- 3 在朱巴老人家里做客 / 90
- 4 听民间艺人讲故事 / 92
- 5 门巴族舞蹈 / 96